

汉语教学名家文选

吴应辉 卷

吴应辉•著

开展前瞻研究，实现超前培养；培养“超本土”师资，满足高端需求。

东南亚汉语传播历程具有波段共振性和国别差异性。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的“1+2+X”模式。

国际汉语师资培养规划应关注动态发展，力求按需培养；正视国别差异，努力定向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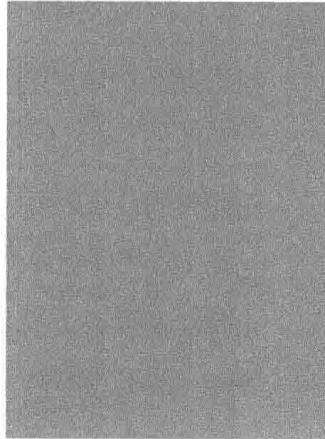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汉 | 语 | 教 | 学 | 名 | 家 | 文 | 选

吴应辉 卷

吴应辉●著



©2018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社图号 1816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教学名家文选·吴应辉卷 / 吴应辉著.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619-5324-2

I. ①汉… II. ①吴… III. ①对外汉语教学—语言读
物 IV. ①H1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2482 号

汉语教学名家文选·吴应辉卷
HANYU JIAOXUE MINGJIA WENXUAN · WU YINGHUI JUAN

排版制作：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责任印制：周 瑛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100083

网 址：www.blcup.com

电子信箱：service@blcup.com

电 话：编辑部 8610-82301016

发行部 8610-82303650/3591/3648

北语书店 8610-82303653

网购咨询 8610-82303908

印 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 次：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18.75
字 数：328 千字
定 价：60.00 元

前 言

这本文集收录了我近十年来发表的 27 篇论文，多为独撰，也有一些文章是与我指导的中外博士生或别的学者合作完成的。这 10 年正值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阶段，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和学科建设的参与者，我对该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做了一些探索性研究，这本文集收录的 27 篇论文，大致可分为综合研究、专题研究和东南亚研究三部分。综合研究主要探讨关于汉语国际传播全局性和基础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专题研究主要是针对汉语国际教育教师、教材、教学法以及汉语国际传播决策咨询等的研究；东南亚研究则把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进行整体研究，并对该区域的泰国、缅甸、越南、马来西亚汉语教学进行了国别研究。这些文章从不同视角揭示了汉语国际教育这项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学科发展脉络。

所收录的论文系统体现了我对于汉语国际教育领域学术研究的大局观、科学发展观和全球研究视野，也反映了以问题为导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特点。一些重要论文针对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概念，如“超本土”汉语教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的“1+2+X”模式、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的“全球视野比较法”和“宏观系统分析法”等。同时也对汉语国际传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如“汉语国际传播的远景目标是让汉语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语言传播的需求决定论”等。对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如构建“孔子学院评估指标体系”“孔子学院整体可持续发展设想”“海外孔子学院经营模式与可持续发展”等。这些论文努力使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事业发展同步，并致力于服务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可以说，这本文集基本记录了我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学术成长

2 汉语教学名家文选·吴应辉卷

历程，所收录的论文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文集中论文引用的数据大多为当时的数据，尚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非常感谢责任编辑沈岚老师和其他审稿老师对文集出版的严格把关和辛勤付出。

吴应辉

2018年8月

目 录

综合研究

让汉语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	
——全球性语言特征探讨与汉语国际传播的远景目标	3
国际汉语教学学科建设及汉语国际传播研究探讨	17
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28
国家硬实力是语言国际传播的决定性因素	
——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的国际化历程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43
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建设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55
把握国际汉语教学学科潮流，服务汉语国际传播事业	
——序孙晓明《汉语国际推广背景下的词汇等级标准研究》.....	58
汉语国际传播发展报告(2011—2014)	60

专题研究

关于孔子学院整体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设想	77
孔子学院经营模式类型与可持续发展	82
孔子学院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89
基于数据库的孔子学院课程状况全球视野比较研究	99
国际汉语师资需求的动态发展与国别差异	112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中的人本理念与中央民族大学的“1+2+X”模式	121
我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现状与优化策略	131
关于国际汉语教学“本土化”与“普适性”教材的理论探讨	139
“后方法”理论对国际汉语教学法创新的指导意义与局限	152
北京市加快发展外国留学生教育的策略选择	155
北京市汉语国际推广现状及发展调研报告(浓缩版)	163

东南亚研究

东南亚各国政策对汉语传播影响的历时国别比较研究	195
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问题的表象、本质、措施与机遇	212
泰国汉语快速传播模式研究	222
泰国汉语传播模式值得借鉴	
——泰国汉语快速传播模式及其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233
泰国汉语教学志愿者项目调查报告	247
泰国清迈府中小学汉语教学调查研究	255
越南汉语教学发展问题探讨	264
缅甸汉语教学调查报告	275
马来西亚的华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教材探析	284

综合研究

让汉语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

——全球性语言特征探讨与汉语国际传播的远景目标

摘要 本文探讨“全球性语言”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并针对目前汉语国际传播尚无明确目标的状况，提出了汉语国际传播的远景目标——让汉语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文章提出了语言国际传播视角下的语言分类；讨论了“全球性语言”的五个基本特征以及成为“全球性语言”的必备条件；论证了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的主要依据并得出汉语完全可能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的结论。

关键词 全球性语言 理论探讨 汉语国际传播 远景目标

引言

语言既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又是文化的载体，还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的语言多达五六千种，使用人口多寡悬殊，少则数百人，多则 20 亿；各语言使用范围差异极大，有的仅限于本民族使用，有的多民族通用，有的一国一语，有的多国共通。只有极少数语言，如英语，可在全球许多国家、众多领域广泛使用，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语言”。

作为中国人，我们自然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汉语能像英语一样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吗？我们有时会有这样一种憧憬，让中国人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使用汉语进行交流，就像今天能说英语的人一样，走遍世界而无语言障碍。让汉语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是 13 亿中国人和所有海外华人华侨的共同梦想。如果有那么一天，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们将十分自豪。基于中国国力发展预期、汉语人口状况，以及当前汉语国际传播事业没有确立长远目标的现实，笔者提出，让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应确立为汉语国际传播的远景目标。

国内外学术界涉足此课题的讨论才刚刚开始。李志凌（2012）阐述了“全球性语言”的基本形态，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的主要途径等问题，认为一种语言同

时具备“地域性语言”“领域性语言”和“具有普遍象征时代人文的标志性语言”三个充要条件,^①便可以视作一种“全球性语言”。在如何使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方面,他提出了三条主要途径:“汉语纳入传播对象国的主要语言政策与设计范畴;汉语成为主要的区域性或领域性语言,或具备显要的时代人文特征;拥有顺畅有效的国际化传播通道。”吴应辉等(2012)对泰国汉语快速传播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后,明确提出“汉语成为全球性语言完全可能”的结论^②。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讨论“全球性语言”的有关理论以及怎样才能使汉语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这一问题。

一、“全球性语言”在语言分类中的定位

(一) 语言国际传播视野下的语言分类

语言分类是语言研究的手段,研究目的不同,分类视角和标准也会随之改变。传统的语言分类主要以研究语言本身为目的,因而,分类的视角和标准也往往根据语言要素的特点而确定。影响较大的谱系分类法、类型分类法、地域分类法等都是对语言本体的分类,研究的目的是语言的内部结构和体系。功能分类法则主要从语言使用情况的视角对语言进行分类,研究的目的是语言外部的社会功能。

笔者认为,语言国际传播视野下的语言分类主要为研究语言在全球视野下的社会交流功能而服务,因而属于功能分类,可根据社会交流功能的不同层次将语言分为六类:

一是民族语言。民族语言是指一个民族的通用语言,一般说来一个民族使用一种语言,但也有一个民族使用两种以上民族语言或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或通用语言的情况。如裕固族就有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两种语言,而回族、满族都使用汉语。

二是族际通用语。族际通用语是指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在多民

^① 李志凌原文是:A语言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地域性分布,是一种典型的“地域性语言”;A语言在特定领域内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使用价值,是一种不可替代的“领域性语言”;A语言成为一种具有普遍象征时代人文的“标志性语言”。

^② 该结论在“泰国汉语快速传播模式及其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研究”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08BYY018)的研究报告中提出。

族国家或地区较为常见。如汉语是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族际通用语；俄语曾是苏联各民族的族际通用语，今天中亚各国各民族仍然借助俄语进行相互沟通。

三是国家通用语。国家通用语是指在一个国家普遍通用的语言。国家通用语言包括国家法律规定的官方语言和没有取得官方语言地位但普遍通用的语言。“通用语言”这一概念强调一种语言在现实社会中的使用情况，而“官方语言”这一概念则强调一种语言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地位。国家通用语可以只有一种，也可以有多种。如新加坡有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瑞士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语四种官方语言；比利时有法语、荷兰语和德语三种官方语言。

四是区域性语言。区域性语言是指全球视野下，某一地理区域内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通用的语言。如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语，除巴西以外的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西非—中非地区的法语等。

五是国际性语言。国际性语言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中通用，或在众多国际组织、国际交往中经常使用的语言。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汉语、阿拉伯语以及德语、葡萄牙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乌尔都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等都是国际性语言。区域性语言与国际性语言有交叉性，都表达几个不同国家共同使用的语言之意，但前者强调两个同一性，即既强调地域的同一性又强调语言的同一性，后者则强调语言的同一性而忽略地域的同一性。我们使用这两个术语时往往有所侧重，区域性语言强调地域，而国际性语言强调该语言的国际交流功能。区域性语言一定是国际性语言，但国际性语言不一定必须是区域性语言，如汉语主要在中国使用，在新加坡是官方语言之一，而且是联合国工作语言，因而其国际性语言地位毋庸置疑，但是中国与新加坡并未形成一个相互连接的共同区域，因此，汉语还不能算区域性语言。

六是全球性语言。“全球性语言”是指作为母语、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使用者人数众多，且在世界各地广泛分布，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媒体等领域广泛使用的语言。英语是世界语言史中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全球性语言。

上述分类具有层级性，第一层级为最低层级，第六层级为最高层级，任何一个高层级的功能往往包含其下几个层级的功能，反之则不具备包含关系。如第二层级的族际通用语就包含民族语言的功能；“全球性语言”不仅具有全球通用功能，同时还具有民族语言、族际语言、区域性语言和国际性语言的各种功能。如英语既具有全球通用语的功能，同时还具有作为一种英国主体民族的民族语言的功能，作

为英国主体民族、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外来移民等的族际语言的功能；并且是包括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的北美地区的区域性语言；以及作为世界各国各领域重要交流语言的国际性语言的各种功能。

(二)“全球性语言”的基本特征

根据对“全球性语言”的界定以及对英语这一“全球性语言”的现状分析，笔者认为，全球性语言至少应该具有五个基本特征：

第一，该语言的使用人口（以下简称“语言人口”）众多，至少达到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作为外语使用的人口众多。这里所说的“语言人口”包括该语言的母语人口、作为第二语言和外语使用的人口。这里所说的“语言人口”众多，是否需要量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不进行量化，“众多”是一个含义十分宽泛的词语，百万、千万、几亿还是十亿、二十亿或更多？如果要进行量化，有何科学依据？显然，要找出一个确切的语言国际传播的“全球化”的“量”的界限十分困难。然而，英语已经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其相关特征可供参考。因此，笔者建议，以目前英语人口数目（含母语人口、作为第二语言和外语使用的人口）作为“全球性语言”的语言人口参照标准。据英国文化协会发布的信息，“英语作为第一语言使用的人数达 3.75 亿，作为第二语言使用的人数达 3.75 亿，作为外语使用的人数约 7.5 亿……”^①。这就是说，全球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和外语使用的人数约为 15 亿，2012 年全球人口为 63 亿，使用英语的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因此，建议将全球性语言的语言人口总量的下限确定为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

第二，某语言作为外语使用者人数众多是“全球性语言”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若将英语和汉语的全球传播状况做一个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汉语的语言人口总量比英语的语言人口总量少一些的事实并非决定英语是“全球性语言”而汉语不是的主要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语言人口中母语人口和外语人口的结构比例。汉语母语人口达 11 亿多，而英语的母语人口仅为 3.75 亿；但汉语作为外语的使用人口很少，据说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为 4000 万（中国以外），而且还不能说都是汉语

^① 英国文化协会网站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learning-faq-the-english-language.htm>)：English is spoken as a first language by around 375 million and as a second language by around 375 million speakers in the world. Around 750 million people are believed to speak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作为外语的使用者，而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的使用者却达到了 11 亿多^①。以上两组数据对比结果显而易见，要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该语言作为外语的使用者数量多是一个重要指标。我们甚至可以下结论，作为外语使用的人数众多是“全球性语言”的主要特征之一。如果以已经成为“全球性语言”的英语作为参照，某种语言要成为“全球性语言”，该语言作为外语使用人数至少应占全球总人数的 10.5% 左右^②。

第三，该语言使用者在全球分布广泛，将该语言作为母语、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的国家数量众多，基本达到全世界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一。不论是作为母语、第二语言，还是作为外语的使用者，不应该只集中在世界的某个局部，如目前的汉语；而应该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如今天的英语。我们将汉语和英语的使用国家数量进行对比后也发现，以作为母语或通用语言使用的国家数为参考指标，汉语和英语的差距巨大，汉语仅有中国和新加坡（“华语”为四种官方语言之一）两个国家，而将英语作为母语或官方语言使用的国家则达到 44 个（吴应辉，2011），再加上英语作为通用语使用的国家，则讲英语的国家总数达到了 73 个^③，分布在世界六大洲。由此看来，作为母语、官方语言或通用语使用的国家数量众多是“全球性语言”的又一重要特征。讲英语的 73 个国家，也基本占到了全世界 224 个国家的三分之一，那么我们能不能参照英语的情况，把“全球性语言”作为母语、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国家数的下限设定为全世界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一呢？

第四，该语言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官方和民间各领域相互交流的重要语言，尤其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传媒等领域被普遍使用。如，重要的经贸文件由该语言写成；以该语言呈现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全球广泛传播；世界各国各级各类学校将该语言作为主要外语进行教学；该语言成为世界各国主要媒体的使用语言和信息载体，如成为网络、电视、广播、影视作品、时尚文化等使用的主要语言。

第五，该语言的母语国已无须投入大量经费进行该语言的国际推广，学习使用该语言已成为各国民众的需求和自觉行动。以目前的“全球性语言”英语为例，英

^① 根据英国文化协会网站公布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人数 3.75 亿和英语作为外语使用人数 7.5 亿相加而得。

^② 英语作为外语使用人数除以全球人口总数： $7.5 \text{ 亿} \div 71 \text{ 亿} = 10.5\%$ 。据百度百科，2014 年世界人口达 71 亿。

^③ 维基百科，英语国家和地区列表，<http://zh.wikipedia.org>。

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母语国已无须投入大量经费向世界推广英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各国民众都在非常主动积极地学习英语，以至于母语国和输入国可以把英语教育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营利产业，而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人数已经数倍于英语母语人数。

“国际性语言”与“全球性语言”两个概念存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区别。一种语言只需要在两个以上的国家通用，并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交往中使用，即可称为“国际性语言”。而只有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普遍使用，作为母语、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使用者达到全球人口四分之一以上，在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交往中经常使用的语言才称得上“全球性语言”。英语可称“全球性语言”，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俄语等只能称“国际性语言”。汉语在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使用，也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已经是“国际性语言”，但还不是“全球性语言”。

二、成为“全球性语言”的必备条件

(一) 该语言所属的国家必须具有超级强大的实力

语言传播史上众多的语言兴衰案例，如拉丁语、古埃及语、梵语、亚拉姆语^①、希腊语等语言的兴衰史告诉我们，语言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不在语言本身而在语言之外的社会，如与语言相关的民族或国家的状况，语言态度、政策、标准、相应人口、地域分布、相关文化等。语言优美程度、科学程度、难易程度与语言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没有必然联系。语言传播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该语言所属民族或国家的强弱程度。少数学者对此已发表过精辟观点，李宇明（2004）指出，“语言的强弱与语言所属社团的强弱盛衰呈正相关关系”。张西平（2008）也指出，“国强语言强，国胜语言胜”。李志凌（2012）也提出，“语言的全球性不等于语言的优质性”。而

^① “亚拉姆语”英语为 Aramaic，汉译名称还有阿拉姆语、阿拉米语、亚兰语、阿拉美语或阿辣米语，是闪米特语族（闪族）的一种语言，与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相近。亚拉姆语有 3000 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少数存活了上千年的古老语言之一。它是旧约圣经后期书写时所用的语言，并被认为是耶稣基督时代的犹太人的日常用语。一些学者更认为耶稣基督是以这种语言传道。现在，还有许多居住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亚美尼亚、瑞典、美国、西欧、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亚述人及部分阿拉米人（即阿拉美亚人）后裔使用亚拉姆语（参见维基百科该词条）。

且,从文化相对论的视角看,任何一种文化(包括语言)对于本民族来说都有其优越性,而从他者的视角来判断一种文化(包括语言)的优劣往往有失偏颇。任何一种语言要成为“全球性语言”,都必须有一个甚至多个使用该语言的超级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尤其是将该语言作为第一语言的国家。国家综合实力与语言的国际传播呈正相关关系。而在综合国力中,“国家硬实力是语言国际传播的决定性因素”(吴应辉,2011),而软实力只是辅助性因素。这是因为,硬实力是综合实力的基础,软实力附着于硬实力之上,没有硬实力,软实力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试想,在世界某个角落有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小国,我们可以想象其语言能广泛传播吗?

(二)该语言具有巨大的国际传播需求

任何语言都具有国际传播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不一定都能变成现实性。国家实力决定该语言国际传播可能性的大小,现实需求则决定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进程的快慢,以及该语言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语言传播的“需求决定论”(吴应辉,2013)认为,语言都有价值,但不一定都有传播价值,有传播价值的语言不一定都有国际传播价值,因为有的语言只能在国内族际间传播;语言的国际传播价值由语言国际传播需求决定,有国际传播需求,则有国际传播价值,反之则无国际传播价值可言。因此,语言国际传播需求是语言国际传播的动力源泉,而这种需求可分为输入性传播需求和输出性传播需求;在语言国际传播过程中,这两种需求同时具备当是语言国际传播的最佳动力组合。任何一种语言要成为“全球性语言”,都必须以该语言具有巨大的国际传播需求为基础。全球强烈的英语学习需求经久不衰,而且呈现日益增强之势,展示了其强大的国际传播价值和作为“全球性语言”地位日益加强之势。

(三)积极的语言传播态度和措施

语言传播态度和措施是影响语言传播进程的又一重要因素。“语言传播态度可分为个体语言传播态度和群体语言传播态度……群体语言传播态度和措施往往对语言传播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这种群体语言传播态度和措施上升为国家态度和国家方略,它对语言传播将产生重大影响。一种具有国际传播价值的语言如果没有输出方和输入方对语言传播的积极态度,这种语言的国际传播将大打折扣。至少要有一方持积极的语言传播态度,这种语言的国际传播才有可能实现。”(吴应辉,

2013)语言传播史上,积极的语言传播态度和措施推动语言快速走向世界的典型案例俯拾即是,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俄语、阿拉伯语等,而作为反证的个案也不乏其例,有荷兰语、德语以及汉语,这些语言在历史上曾经有可能在本国之外较大范围传播,但这三种语言所属国家当时的政府却没有非常积极的语言传播态度和措施,因而三种语言在海外并没有达到应有的传播效果。下面举两个例子说明积极的语言传播态度和措施对语言国际传播产生的积极影响。

新加坡华人占75%左右,但1965年独立后,1967年时任总理李光耀制定政策,确定英语为主的多元语言政策,与英语相关的主要内容包括:“四种官方语言并存;英语(文)作为工作语言(*working language*),具有国语的实际地位;教育上实行双语政策,各民族学生均须学习英语为共同语。”(詹伯慧,2001)这一政策对英语在新加坡的快速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项政策使一个原本以华人居多、主要讲华语的国家逐渐变成了一个名义上四语平等、实际上英语行国语之实的国家。新加坡这种积极推行英语的态度和政策,对英语在新加坡的传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英语在中国的传播。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外语教学出现“一边倒”的现象,主要学习俄语。但在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后,中国对英语的态度和措施发生了彻底改变,成为世界上推动英语教学最积极的国家之一。中国教育部积极引导开展英语教学,通过几个文件强化了英语在高等院校和中小学的地位。1979年下发了教育部关于印发《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的通知^①,通知中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外语教学的总体要求:千方百计地提高外语教育质量,切实抓好中、小学外语教育这个基础,在办好高等学校专业外语教育和公共外语教育的同时,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业余外语教育,努力使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员掌握外语工具,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该“意见”还明确了必须做好的八个方面的工作^②,并指出“当前主要的任务还是大力发展英语教育”,这个“意

^① 教育部关于印发《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的通知,(79)教高一字027号,该文件于2016年7月失效。

^② (一)必须加强中小学外语教育。(二)要大力办好高等学校公共外语教育和各种形式的业余外语教育,培养既懂专业又掌握外语的科技人才。(三)集中精力办好一批重点外语院系,使之成为培养水平较高的外事翻译、高校专业外语师资和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人才的基地。(四)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五)大力抓好外语师资队伍的培养和提高。(六)编选出版一批相对稳定的大、中、小学外语教材。(七)加强外语教学法和语言科学的研究。(八)尽快把外语电化教学搞上去。